

劉文忠 著

風雨人生路

一個殘疾苦囚新生記



獨挽狂瀾

牢獄生涯

商海崛起

◆ 真人真事，實話實說。作者自我紀錄了大上海一戶小家庭的悲歡命運，五十年來父子兩代人流淌的血與淚，執着的追求與歡樂，活生生的重現在世人面前。

◆ 社會不公，老一輩忍辱苟生；『文革』毒焰，年青人首遭殺害；改革春風，幸存者崛起商海。

◆ 全書濃縮着半個世紀中國社會的縮影，烙印着千千萬萬華夏兒女的風雨歷程，牽動着千千萬萬炎黃子孫的心路共鳴……



ISBN 99937-803-0-8



9 789993 780304

風雨人生路

一個殘疾苦囚新生記

劉文忠著

澳門崇適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

風雨人生路

Fengyurenshenglu

- ◎著 者—劉文忠
- ◎編 輯—澳門崇適文化出版工作室
- ◎出版發行—澳門崇適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
- ◎地 址—澳門柏林街174號地下
- ◎網 址—chongshi__wh@163.com
- ◎封面設計—埃爾廣告公司
- ◎印 刷—中國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印刷廠
- ◎第二次發行量—1500冊
- ◎出版日期—2005年1月
- ◎定 價—港幣 68 元

ISBN 99937-803-0-8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絕非國版 只在港澳有售

風雨人生路

風雨人生路

— 書寫疾苦與新生記 —



曹惠源

筆耕生涯

高海耀題

為爭繁榮真民主
先輩浴血化春雷
勸君勿忘前朝事
矢志奮鬥幸福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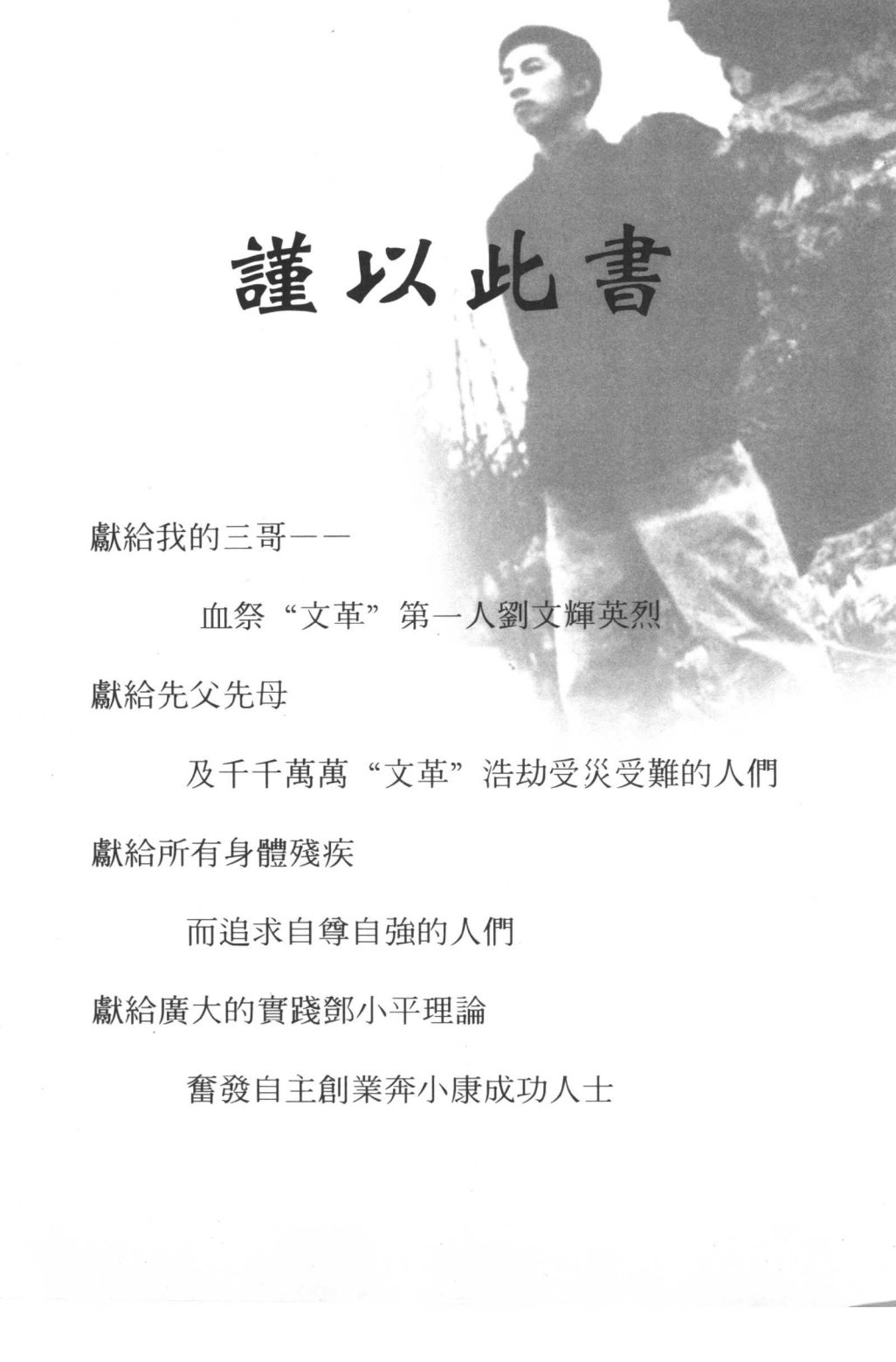


澳門

崇適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

宗旨

拓	獨	華	崇
展	具	夏	適
無	卓	精	文
涯	識	華	化



謹以此書

獻給我的三哥——

血祭“文革”第一人劉文輝英烈

獻給先父先母

及千千萬萬“文革”浩劫受災受難的人們

獻給所有身體殘疾

而追求自尊自強的人們

獻給廣大的實踐鄧小平理論

奮發自主創業奔小康成功人士

夜半淪爲階下囚

(序 引)

一九六六年秋末冬初之夜，朔風卷灑黃葉，寒氣特別凝重。“文化大革命”高潮中的上海灘，成千上萬人還湧聚街頭，熱烈爭辯，無法入眠。一輛灰白色的警車突然駛出日暉新村，披著昏黃的路燈光，車頭閃爍著兩道血紅色的巨眼火花。

“胡……鳴……” “胡……鳴……”，警車駛向肇嘉浜路時驟發出一陣陣揪心裂肺的警笛聲，掠過街道兩邊梧桐樹投下的團團濃影，礫碎滿地黃葉，風馳電掣般地左轉右彎，飛速賓士前進。街道中央綠化地中正在七嘴八舌議論風生的人們，個個驚得目瞪口呆，鴉雀無聲。

這時的我，二十歲毛頭小夥子，被反銬雙手，押在車內後座中間。左右兩邊，兩位荷槍實彈的公安戰士緊緊地夾住我。當我側臉向車窗外觀看路徑，意測車子行進目的地時，公安戰士粗強大手把我頭擰摳得低低的，使我幾乎喘不過氣來。約莫半小時左右，警車風風火火駛進一所大院戛然停住。公安戰士打開車門，把我推搡下車。

我由兩位戰士左右挾住邁開歪斜的雙腿，跨進了第二道大鐵門。我瞥見“值班室”牌子，牆上掛鐘針指深夜十一點。看守上來對我搜身。他麻利熟練地翻我上下衣褲袋，把一切東西包括一張汽車票根全部收去。他解去我褲腰皮帶、皮鞋系帶，又用剪刀鋒利剪去我衣褲上所有的金屬搭扣。這時，被反銬著雙手的我，驚魂未定的我，活象一棵樹立的木頭那樣，呆呆地隨他任意擺佈。看守對我身上處理完畢，我被推搡進第三道大門，來到一張黑漆辦公桌前。一位年老的看守瞪眼嚴肅發問：

“姓名？”

“劉文忠。”

“居住地址？”

“日暉四村 12 號。”

“職業？”

“工人。”

他聽我回答，一一登記入冊，接著聲色俱厲地說：“從今天開始，你的編號是 1548，記牢！在裏面不准稱呼姓名，不准交流案情，不准……”宣佈了一大堆“監規”。然而我耳朵裏嗡嗡響，頭腦繃漲得裂開似的，哪里聽得進他說的種種“不准”。

我沒有被直接帶進牢房，而被推進了一間提審室。七八平方米的小間內，燈光賊亮，刺得我一時睜不開眼。稍稍定神，只見雪白的牆上寫著“坦白從寬，抗拒從嚴！”那門大而漆黑的字體，顯示出巨大的威懾力。我被看守推坐到一把用粗重硬木加角鐵固定在地上的黑漆椅子裏，再大力氣的人也休想鬆動站立起來。

“1548！看清楚了嗎？牆上標語，坦白從寬，抗拒從嚴！”我前面長方形審訊席上，一位四十歲左右的矮胖審訊員首先開腔，面孔鐵板，聲調嚴厲，目光兇狠。我沈默不語。

“1548，我們是嚴格按照黨的一貫政策辦案的。你年紀輕輕，不懂事，受了你反革命哥哥劉文輝的毒害和指使，參與了反革命活動。只要你老老實實，徹底坦白交代，黨和政府會對你這樣受矇騙的青年人從寬處理的……”另一位五十多歲，身材消瘦的審訊員語氣緩和地開導我，兩道目光卻犀利直刺我心頭，似乎要看透嫌疑犯心中一切秘密。

“我，我確實弄不清為什麼要逮捕我，我沒有參加什麼反革命活動……”在他們反復威逼與誘導半小時後，我不得不含糊地為自己辯白。我的話還未說完，那四十歲矮胖審訊員氣怒地拍打案卷，吼狠地打斷我話頭，訓斥道：

“至今還要抵賴！真是死硬的反革命！你說，國慶日那

天，你到哪里去了？你去幹什麼了？後來你又到哪里去串聯了？你與你反革命哥哥罪大惡極，他犯了現行反革命死罪，你也不想活了嗎？……”一連串吼罵，像連珠炮那樣當頭壓下來，容不得我半句申辯。

審訊又處在僵硬死氣狀態。坐在審訊席邊上的記錄員不時地看手錶，約莫已是子夜時分。這時，那位年長的審訊員清了清喉嚨，依然聲調緩慢地對我說：“黨和政府的政策是區別對待。只要你坦白交代，同反革命哥哥徹底劃清界限，我們會給你重新做人的機會的。當然，如果頑抗到底，拒不坦白交代，那我們也沒有辦法了。你和你反革命哥哥一起作的案，鐵證如山，我們都已掌握了，現在是給你坦白的機會。因為你年輕，又是無前科的從案犯，所以才給你機會，否則就不必要如此半夜三更審問你，你千萬不要錯過啊！”

任憑老審訊員對我不斷誘導，我還是無話可說，沈默再沈默。初冬下半夜的寒氣逼得我不時顫抖。在被他們連續軟硬兼施逼迫得再也無法沈默時，我臨時編些口供搪塞幾句。他們卻一一對我駁斥。這樣磨磨蹭蹭，耳朵裏振聾雜鬧，眼睛裏火冒金星，磕磕睡睡地攤坐在審訊椅中。不知拖延了多長時間，偶然聽到記錄員輕輕告訴老審訊員：“快四點了”。那個四十歲矮胖審訊員也禁不住連打兩個哈氣，並嘟囔著“他媽的”、“死硬反革命”，合攏了案卷。老審訊員說：“今天到這裏，回牢房後好好想想，我們是在挽救你。”

當夜審訊結束，我跌跌撞撞地被帶到底樓的一間牢房，約莫是十五、六平方米的空房，靠走廊有一扇窗戶，裝鋼絲網，中層鐵柵欄，外邊是由看守控制的玻璃窗。對面外牆同樣有扇三道隔離的窗戶。牢房內水泥地，靠牆有一張二尺高的木床，牆角邊安置了用水泥砌成的便桶。房頂高約三米左右。在緊接房頂的二間牢房隔壁中央，有一個用玻璃加鋼絲網密封的窟窿，內裝一盞徹夜不熄的電燈。我抱著疲憊不堪的身子，撲倒在床上，搭上眼皮昏睡

去。賊亮的燈光很快刺得我無法安眠。回想公安民警沖進我家門，逮捕我與三哥文輝的驚恐場面歷歷在目。

這天，十一月二十六日清晨，我從外地串聯風塵僕僕回到家中。白天，我興致勃勃地向父母親、三姐文珠、三哥文輝說了所見所聞，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目睹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盛大場面，到四川江油見到四哥文正……。還悄悄告訴輝哥，在南京車站遇見我同學兄弟沈興定，他說有人去學校瞭解借給我紅衛兵證件事。輝哥一聽，頓時神態冷峻，默默不語。晚飯後，輝哥催促我快點上樓休息。不料深夜十點左右，正在疲憊沉睡中的我，被沖上樓來，敲門進房的便衣警察反銬了雙手。我被警察推搡出門時，看到幾位便衣用槍頂著輝哥的胸膛，也把他反銬起來。就是這一瞬間，輝哥回頭領首囑咐我：“不要怕！”“鎮定點。”

記得是一個多月前，9月28日深夜，輝哥把他深思熟慮後書寫的萬言書《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》，抄寫成十四份，裝成十四隻信封，交給我。這是向全國最著名的十四所大學發出的匿名呼籲書。他要我到杭州去悄悄投寄。輝哥說：“毛澤東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，狂瀾奔騰，是一場禍國殃民的大災難，十六條是對中國人民的毒害和控制，是殘害知識份子和國家忠良，我一定要大聲疾呼地揭露它！遏止它！”輝哥又說：“這件事一旦暴露，是要‘殺頭’的，我不怕，你怕不怕？”我懇求輝哥不要幹，他風華正茂，才氣橫溢，何必去撞死在最高當局的槍口上呢？！但是輝哥卻兩眼炯炯，視死如歸，他指著早在桌上放著的兩條親書毛筆題詞說：“范仲淹說得好：‘寧鳴而死，不默而生’。亨利·柏德列也說：‘不自由，毋寧死’。”我沈默了，答應他去投寄。因為我自小對聰明睿智的輝哥佩服萬分，始終認為他所作所為總是對的。10月1日，國慶17周年，我獨自一早乘火車到了杭州，下車後即找郵筒投寄匿名信。接著乘公共汽車到秀麗的西子湖邊，沿著湖濱大道，一路尋郵筒投寄。下午三點鐘左右，我投完匿名

信，登上南高峰的靈隱寺，但見寺廟荒廢，遊客寂無，正在歎傷文革“破四舊”帶來災難時，一摸背包中還剩下一封匿名信未投寄。情急之中，向坐在寺門口的一位戴糾察袖章的女同志打聽哪里有郵筒，她揚手指點說，轉彎靠辦公室牆上掛著就是。我毫不考慮地跛著左腳去投擲了。這時，我松了口氣，輝哥交辦的任務完成了，趕忙返回車站，搭乘夜車回上海。過了一個月，我借了同學的紅衛兵證件，又穿上二哥留在家中的舊軍裝，離開上海，出外大串聯去了。怎能料到，串聯個把月回到上海家中，當天夜裏就被公安逮住，是哪個環節上出了差錯，暴露了問題，引起東窗事發呢？老審訊員說得對，我還年輕，今年才剛 20 虛齡。古人說：“二十而冠”，二十歲要戴上成年人的帽子，可是我二十歲，卻被戴上了反革命帽子，投入監牢。我出身在知書識禮的職員家庭。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呱呱墜地時，正巧風雨交加，慈愛的母親隨口給我起了個乳名“雨弟”。排行老九，上面五位哥哥，三個姐姐，我是最小的。當時供職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父親劉宗漢，歷經抗戰離亂，年逾半百，再得貴子，心情興奮，認為日子會良好起來，按孩子們“文”輩排行，給我起名“文良”。不料我出生十個月後，突發高燒，患上小兒麻痺症。經搶救治療，小命保住了，但左腳癱斜，成了殘疾兒童。讀小學時，父親特地給我改名“文忠”，他說：“雨弟不良的是一隻腳，忠厚誠實才是做人的根本。”慈祥的母親喃喃自語：“雨弟這孩子真是命苦，風雨中出生，左腳又殘疾，將來不知要吃多少苦……”我自小在母親鼓勵下，頑強地學會走路；在輝哥指導下，勤奮地讀書。中學畢業，升學無望，好不容易進廠成了青年工人。誰知文化大革命黑風惡浪大肆高漲，三哥文輝奮起獨挽狂瀾，我協助輝哥反對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，半夜三更兄弟倆銀鐐入獄，淪為階下囚。社會的風雨，家庭的苦難，往事像電影那般，一幕幕在腦海中閃現。且先從我家史談起。

目 錄

第一部 獨挽狂瀾

- 世 亂 顯 “忠厚”1
- 救 濟 任 “專員”5
- 老 父 蒙 冤 苦10
- 慈 母 好 堅 強14
- 株 連 接 踵 來20
- 劉 家 棟 梁 柱25
- 家 庭 爭 奪 戰33
- 黑 雲 壓 神 州39
- “文革” 卷 狂 瀾45
- 駁 斥 “十 六 條”52
- 串 聯 上 北 京58
- 朝 聖 天 安 門63

第二部 牢獄生涯

一卷——初當囚徒

- 日 夜 遭 “轟炸”70
- 乘 “勝” 逼 供 信74
- 絕 食 死 抗 爭78
- 自 討 苦 頭 吃82
- 跌 進 “瘋人院”86
- 牢房 “小寵兒”90
- 幸 嘗 智 慧 果94
- 學 海 無 禁 區98

- 苦惱人的笑.....103
- “圖窮匕首現”107
- 監獄造反了.....112

二卷——牢房血淚

- “卸磨殺驢吃”117
- “文革”優劣論.....122
- 盲人修道士.....126
- 寧做“反革命”131
- 碧血祭“文革”135
- 黨內悲劇多.....140
- 孫文讀書會.....145
- 千載萬裏通.....149
- 批鬥活靶子.....153
- 心系輝哥魂.....157

三卷——回廠管制

- 恐怖的記憶.....164
- 檄文放光輝.....170
- “神權”高一切.....175
- 監外更大監.....180
- 女工的血淚.....185
- 沉冤母親河.....190
- 上山下鄉熱195
- “備戰”揮“鐵拳”200
- 橫下一條心.....205
- 情願“二進宮”211

四卷——再進“一所”

- 舊地來重遊.....217

- 毋忘國之恥.....222
- “特殊”的囚徒.....227
- 牢房學馬列.....232
- 違規又調房.....239
- 牢房和爲貴.....243
- 意氣共相投.....247
- 拒簽“判決書”.....251

五卷——大牆內外

- 服刑市監獄.....257
- 記錄手發抖.....262
- 青年成“三盲”.....266
- 荒唐的“罪案”.....270
- 正氣戰邪惡.....274
- 立功受表彰.....278
- 春風撲面來.....282
- 投身白茅嶺.....286

六卷——農場勞改

- 山野心不野.....292
- “一貫老好人”.....296
- 水庫藏“殺機”.....301
- 天翻地覆年.....305
- 戴帽當場員.....312
- 天下有知己.....318
- 樂在書友間.....323
- 申訴萬言書.....328

七卷——返回人間

- 走出白茅嶺.....334

● 回廠再上訴	340
● 神州有希望	345
● 兩張《平反書》	350

第三部 商海崛起

● 拋開“鐵飯碗”	355
● 冒險“跑單幫”	361
● 下海闖深圳	367
● “淘金”羊毛衫	373
● “六·四”旁觀者	381
● “捕捉”馬海毛	388
● 重返上海灘	393
● 傷心九二年	398
● “康康”劉老闆	405
● 風波接連起	411
● 聯合求發展	416
● 商戰擺“擂臺”	422
● 莫名遭綁架	427
● 巨款買太平	433
● “轉軌”搏海濤	441
● “風正一帆懸”	446
● 悲哉“搞定學”	452
● 習慣成“商德”	459
● 競爭不平等	465
● 寄望下一代	471
後語：拒絕當代健忘症	479

世 亂 顯 “忠 厚”

魯迅先生曾以“風雨如盤閭故園”，形象描繪了舊中國的漫漫長夜。中華民族歷盡災難，神州大地戰亂頻年。我家祖籍江蘇無錫縣，江南重鎮，素有“魚米之鄉”稱譽。南瀕煙波浩渺，八百里方圍的太湖，北枕波浪滔滔，萬里長江的下游。到清朝後期，咸豐、同治年間，經鴉片戰爭，長毛（太平天國）造反，江南水鄉也已災荒連年，民不聊生。大批無錫農民離鄉背井，提著破舊行李包，乘“班船”二天三夜，來到擴大開埠、新興的上海灘覓生機。我曾祖父劉鴻興孤身踏進上海後，先挑餛飩擔走街穿巷叫賣，後開了片面店，生意興隆，到五十歲才有了祖父劉致中。祖父生於農曆七月初七，俗稱“七巧日”，自幼聰慧，心手伶俐，曾向我母親的祖父、清末江南著名畫家胡公壽學過幾年國畫，然後自己開始賣畫，接著湊了些資金，與人合夥，遠去福建購買玉石，幾經周折開出了一家翡翠珠寶店。但遇國喪（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歸天），玉價大跌，沒有做成發財夢。祖父結婚于清光緒二十年，光緒二十二年（1896）有了父親劉宗漢。後來祖母又生一子劉宗達，一女劉繡華，即是我的叔父、姑媽。民國初年，軍閥混戰，上海時局不穩，祖父避到蘇北鹽城開一片肉莊，不料突發大病，中年早逝，曾祖父把他運回無錫老家安葬，不久壽高九十多歲的曾祖父也逝世了，那時祖母三十七歲，拖了三個孩子在上海守寡，教養子女。

父親自小聰明又頑皮，先就讀於上海民立中學，後轉入敬業中學。由於祖父、曾祖父相繼去逝，家境中落，父親讀到高二便輟學從業，進一家報館學生意，當見習生。他少年認識了當時上海幫會老大劉福彪，深受他的賞識，曾拜他為師。劉福彪早年加入孫中山創立的同盟會。辛亥革命時，劉福彪與陳其美一起，率領國民革命軍攻打江南製造局，成功後出任上海第一任警備司令。不久，袁世凱帶兵到上海，脅逼劉福彪投靠他，生性忠厚的父親力勸劉福彪下野。接著，劉福彪落難，家境敗